



## 皖之南

范方启（安徽）

一条江河划出了南北，我在岸北，望向皖南。

对于皖南，我并不陌生。我去过那里的不少地方，一个叫做木镇的地方也曾留下过我的脚印。那个小镇小巧又精致，小到你可以打包提走。被树木合抱着的木镇，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垒起的劈柴就像城墙一样，从树林中钻出来的山泉水，似乎还带着树木的“体温”，甜爽而又温暖。

走在皖南的山路上，总以为再往大山的深处走，便不会再有人家了，可偏偏出乎你的意料，转过一个山岭，有可能就会见到几十户甚至是上百户人家散落在山坳之中，有些人家甚至是在白云深处。

在祁门一个叫作赤岭的地方，皖南的行路之难让我开了一次眼界。只是一座山岭，汽车一上一下便盘旋了两个多小时，车窗外，云贴着车身慢悠悠地飘。走在人迹稀少的山间石板路上，有人跟我开玩笑说：“你此刻所踩的地方，没准儿就是胡雪岩当年踩过的地方，你的脚印覆盖了他当年留下的脚印。”徽商真的就是穿过这么崎岖陡峭的山路走出去的吗？真让人不敢想象。还有胡适，在这样的山路上，该是没少徒生感伤吧？

山是皖南的骨骼，水则是皖南的精气。皖南的有些流水，让你想象不出它们的源头，只能猜测它们或许是接通了“天河”，才能如此肆意地在山谷中游荡。群山婀娜多姿，两岸峰峦叠翠，树影婆娑，花木争芳，皖南的流水分明是流动的晶体，是醉人的酒。云雾之中，不时有白鹤从天空悠然栖落在山中的松木上，李白造访过的秋浦河，怎么看，都像是仙境中的一条河，使你不得不佩服诗仙的脚力与眼光。在皖南，像秋浦河这样的河流不在少数，许许多多绕山流淌的河水，将聚集在山脚下的人家与对岸裁成看似不可逾越的两个部分，但这阻挡不了人们从水的上方越过，石头和木头筑起的桥宛若彩虹，不经意间更是为山乡增添了秀丽奇特的景观。

皖南是一幅画。粉墙黛瓦的民居分明是一串怀旧的意象，姿态万千的山峦似乎正在召唤着什么，蜿蜒曲折的山路深情地讲述着乡愁，而饱经沧桑的树木无不在诉说着难以名状的传奇故事……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”其实，徽州只是皖南的一部分，皖南不仅仅只有徽州，书写了几千年文明的文房四宝，几乎都与皖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，牌坊、牌楼、石拱桥、古藤、怪石和傩戏，都只不过是皖南哼唱的细小音符。

今天的皖南，已真切地成了游人的世界，游人几乎可以与山中的树木比数量了。在西递、在宏村、在屯溪老街、在九华山、在齐云山、在太平湖、在歙县古城……哪一处不是车来人往，一直静默的皖南，似乎改换了惯有的风格，意气风发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，以新的姿态书写着另一种传奇。

## 趴在春天的肩头

胡明宝（山东）

我是一个小小的顽童，趴在春天的肩头。

当寒风穿着冰冷的甲冑消失在季节的巷尾时，星星点点的青翠便开始染绿大地的眼眸。太阳一个鱼跃跳上了山脊，站在老柿树的枝头，用跳跃的光芒抖落一地的音符。老柿树在沉睡中被大地之乐唤醒，它打着哈欠向阳光问候，向清风敬礼。温暖的阳光让老柿树想起了去年丰收时的景象，它开始默默地舒展筋骨，积聚力量，生长着自己崭新的梦想。

山坡上那些最不起眼的野花总是最先绽放。在色调依然暗黄的山岗上，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的野花翕动着红的黄的白的嘴巴，正和春天细细私语。它们的花瓣谨慎地微微抖动着，仿佛稍一用力就会吓跑了春天，纤弱的绿叶像刚出壳

的小鸡般柔嫩，却又是那样的富有活力，这可是春天的“先锋队”啊。过不了多久，这些野花和绿叶就会叫醒山坡上的一切——油绿的山草、灿烂的花朵、蹦跳的昆虫，飞舞的蝴蝶，还有咩咩叫着的嘴巴染青的小羊羔……

柔和的春风与阳光一样，从不厚此薄彼，她对每一棵树、每一株草、每一条小溪、每一朵花儿、每一只虫儿，不管是有名儿的还是没名儿的，都一视同仁地爱，给它们最温柔的呵护，让它们快乐成长，神采飞扬。山下那条玉带般的小河，河面上的冰早已知趣地溜走了，小鱼纷纷把头探向水面，听风、看柳。岸边的柳腰身柔软，柔柔的照水，像爱美的小姑娘。一阵风，又一阵风，柳条上的芽苞吐一口气，就把自己舒展成鹅黄色的柳叶，吓得小鱼一摆尾

巴钻进水底，不久，又游上来，怯怯地看。

两三户人家在河边散落着，他们的小院依山傍水。院子里的欢声笑语溢出院墙，像风筝一样飘到天上，乐坏了一朵朵白云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这家的杏花忽地开了，开出了一片粉白。

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那家的桃树又兀自举出一树绯色。

再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几户人家突然就热闹了起来。人们进进出出，吹吹打打，原来一家的小妹要出嫁了。

春天，披红戴绿，风情万种，袅娜地走向季节的深处。春天，喜气洋洋，满载希望，向着美好与希冀歌唱……

我是一个小小的顽童，趴在春天的肩头。

## 春雨

王新智（陕西）

了湖水的感染，也一起一伏地舞了起来。

不似秋雨冷峻，更没有冬雨凌冽，淅淅沥沥的春雨用一片柔情洗刷着干裂的树干，使粗糙的树皮先是变得柔软，再至泛出青色来，树枝上落了枯叶的地方，又长出了新的绿色芽苞。你看，高大的树干抖起精神，似乎正在“嘎巴嘎巴”地活动着僵硬了很久的关节，柳树还没等春风来牵它的手，就用嫩绿的枝条向春雨致敬，袅娜的身姿旋得湖面上泛起一层朦朦胧胧的雾。

沐浴着春雨，让人暂时忘记了这里是都市一隅，仿佛置身于故乡的山野。是啊！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故乡的春色了，这细细的春雨撩起了我的思乡情，让我的思绪飞回了那个小山村。很多年前，在这个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的时节，曾有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村外的旷野奔跑欢叫，他头戴一顶用树枝编成的插满野花的帽圈，嘴里吹着用杨

树新枝做成的笛箫。少年的身边绿漫田野，花艳沟壑，鸟鸣山林，满眼生机盎然，满耳莺歌燕舞，但他的目光穿过旷野，越过重重山峦投向了远方。如今，昔日的少年鬓发染霜，却极力将目光穿过蒙蒙春雨，越过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群投向那个小山村，去追寻一望无际的绿，去聆听天高地阔的鸣唱。

春雨以毫不掩饰的洒脱性情，尽情展示出“润物细无声”的品格，让萧索了一个冬天的大地合鸣出华丽的乐章，也让人们埋藏在心底的记忆复苏，生出绮丽的期盼与梦想。春雨和着幽幽的花香，弹奏出滴滴答答的声响，荡涤去世间的浮尘与繁琐，也掸去了我内心的浮华与躁动，让我的心灵在这一刻无比清澈。我在这个美妙的时刻静静地感受着春天的美好与希望，你看，春雨蕴藏无限生命力，正孕育着春华秋实的勃勃生机，也孕育着走向辉煌的磅礴力量。

## 家乡的沙枣树

范生栋（青海）

我的家乡在青海省河湟谷地的农村，沙枣树是那里最常见的树，也是跟河湟人挨得最近、感情颇为深厚的一种树。记忆中，大凡河湟人家，都把种植沙枣树作为庭院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农家小院的门口可以不栽其它树，但是沙枣树却是非栽不可的。河湟人钟爱沙枣树，不仅是因为它的花香清幽怡人，更因为它有着伟男子的风范——婆娑的树身就像一位位魁梧的哨兵一样，它们默默地守护着家家户户的庭院，历经岁月沧桑依然昂首直立。

小时候，我家和周围邻居家的门前都栽满了沙枣树，到了每年的端午节前后，沙枣树的花朵齐齐绽放，人还没有走进村子，远远地就能闻到一阵阵淡淡的沙枣花香，深深地吸上一口气，沁人心脾，舒服至极。有的人家在这个时节会折上一大捆沙枣花，运到城市里售卖，挣几个补贴家用的闲钱，而一年四季在外奔波的养蜂人也在这个时候折回家乡，在沙枣树多的地方搭起帐篷、支起蜂箱，成群结队的蜜蜂在一朵朵沙枣花中飞来飞去，辛勤地酿造着香甜可口的沙枣花蜜。

在夏季天气最热的时候，于沙枣树下纳凉是每一位家乡人在闲暇时最完美的享受。摆一张桌子，搬几个凳子，再放上一两瓶酒，男人们围坐一圈就拉开了架势，爽朗的笑声在猜拳行令中游走；女人们在树下纳着鞋底，针线在谈笑风生中穿梭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密密麻麻的针脚便遍布鞋底；小孩子们则更欢快，在沙枣树下尽情地追逐嬉戏，乐此不彼地玩着“捉迷藏”的游戏。

到了丰收的秋季，村子里的沙枣树上挂满了红扑扑的沙枣，随手摘一颗放进嘴里，嚼几下，一股甜滋滋的味道便从舌尖蔓延至心头。这个时节是全村人最开心的时候，大人小孩全都忙着摘沙枣，人们爬到树上摘、举着竹竿敲、拿着

篮子接。沙枣甜滋滋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，想一尝再尝，于是调皮的孩子往往不满足于自己家树上的那点儿沙枣，趁四周无人便悄悄攀爬到邻家的沙枣树上，然而没摘几颗就被大人发现，只好在呵斥声中慌忙溜下树，但还不忘顺手拽一颗沙枣塞进嘴里，爽甜的口感与窃喜的得意交融在一起，脸上随即笑成了一朵花……

如今，我已参加工作多年，很少再有时间回家乡看看那些沙枣树，但儿时时在沙枣树下嬉戏玩耍的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置身于车水马龙的闹市街头，我时时会感到一阵失落，城市固然繁华，但难比寂静秀美的山乡，城市里的空气更难比在家乡沙枣树下呼吸的空气那般清凉芳香。在结束了繁忙的一天之后，疲倦的我常常会想，要是这个时候，能在村里的沙枣树下深深地吸上几口气，该有多好啊！

## 平流缓进

杨子晨（江苏）

“船缓进，水平流，一茎竹篙别船尾，两幅青幕幅船头。”白居易的《泛小轮》似水墨画般清新儒雅，读来使人顿生温润柔和之感。

平流缓进，不是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般急切仓促，不是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的行色匆匆，而是“东风忽起垂杨舞，更作荷心万点声”的生动，是“江上人家桃树枝，春寒细雨出疏篱”的情致。正如帕斯卡所言：“给时光以生命，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。”平流缓进，百转千回，流淌出生命的质量与生活的诗意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的传统文化便推崇“平流缓进”的意趣，陈继儒的《小窗幽记》中更是有“论声之韵者，曰溪声、涧声、竹声、松声、山禽声、幽壑声、芭蕉雨声、落花声，皆天地之清籁，诗坛之鼓吹也。然销魂之听，当以卖花声为第一”之说，好一个“以卖花声为第一”，写尽了文人骚客于柔软的宣纸上流淌的美丽，不疾不徐，不骄不躁。

爱默生说：“上苍给世人的时间是无限制的，究竟是怎样赐给我们的呢？是一下子就给我们一千年吗？不，是把时间均匀地分成一个个清新的早晨。”所以，平流缓进就是仔仔细细地流过每一个曲折的拐角，偶尔停步，或为一朵花的绽放而驻足。就如钱钟书母亲夸赞杨绛，“笔杆摇得，锅铲握得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入水能游，出水能跳”，硬是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，有光有影，这就是生活的智慧。

平流缓进的人才基础扎实，稳重大气，堪当栋梁之材；平流缓进的爱情隽永悠长，不离不弃，携手相伴到老；平流缓进的时光温馨快乐，轻松愉悦，流淌着幸福的味道……

水平流，船缓进，生命就应如此。

## “我们的节日·清明”征文启事

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努力挖掘传统节日“传递亲情，传承文化”的深厚内涵，引导广大读者认知传统、尊重传统、弘扬传统，增进爱党、爱国、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，本报文艺副刊版面计划开展以“我们的节日”为主题的系列征文活动。

首期征文内容为“我们的节日·清明”，以“慎终追远、缅怀先烈”为主题，征文要求主题明确，内容着力弘扬中华文化与传统美德、讲述感人故事、凝聚民族情感，营造文明、和谐、幸福的节日氛围。

征文体裁不限，字数1500字以内，如有配图请投JPG格式。

投稿邮箱：jswmtl@163.com，截稿日期为3月31日。欢迎踊跃投稿。



## 大美至爱纳木错

杨明强（四川）摄